



戏春

◎吴有涛

走马天下

情系马陵山

◎苏子龙

在广阔的苏北平原上，地处新沂境内的马陵山，如今已成为红色旅游的热点。

马陵山距新沂城南20余公里，山并不高，最高处不足百米，却蜿蜒起伏。山间沟壑纵横，泉水叮咚，湖水潋滟，山色湖光，美不胜收。

马陵山又称司吾山、峰山。战国时期，山之东坡曾建有钟吾国，是某个诸侯的封地。国都虽然小，却成了新沂永久的名片，至今新沂城内以钟吾命名的处所众多，如钟吾中学、钟吾公园、钟吾市场、钟吾饭店等。一条现代化的钟吾大道，由北向南纵贯新沂城直达马陵山下，连接到宿迁境内。

马陵山是个有着许多传奇色彩的地方，最著名的要数五华顶下面的三仙洞。这是个依山凿成的石洞，高八尺，宽九尺，深十二尺。传说洞中有蟹、蛇和蛤蟆三种仙物，常常变作秀才在洞口下棋或结伴出游。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这样一个发生在三仙洞的故事。说是有一个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处，遇到三仙变成的秀才，帮他写了一篇应试文章，竟高中了解元。

我走进三仙洞，看到石头凿成的蟹、蛇和蛤蟆卧在那里，中间有个石洞。虽然形象不佳，传说却很美丽。不过，后来这里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使三仙洞声名大振。

那是1946年12月，著名的宿北战役打响。当时的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将前沿指挥所设在三仙洞内，在石壁上凿了个洞挂盏马灯，在石凳上铺上地图运筹帷幄，指挥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歼敌三个整旅又一个团，共2.1万余人。国民党第69师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被俘。陈毅为此赋诗一首：“敌到运河西，聚歼夫何疑？

试看峰下，埋了戴之奇。”这一胜利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成了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区走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

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三仙洞南面的山头上建了一座巨大的陈毅雕像，高达数米，背后是宿北大战胜利纪念亭。

我仰视着陈老总雕像，只见他身披大衣，面向前方，器宇轩昂、威武雄壮，令人肃然起敬。如今这里和“宿北战役指挥部”的三仙洞，已是江苏省党史教育基地、江苏省红色廉政文化旅游专线、徐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成为人们旅游和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

花厅遗址是马陵山的又一历史名胜。遗址在山坡上的花厅村，海拔69米，于1952年发现。经南京博物院四次挖掘，清理了新石器时代墓葬86座。考证其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与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相同，距今有五千年左右。花厅遗址的发现，首次揭示了这两大地区之间原始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对探讨奴隶制的发轫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有着重大意义，花厅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花厅遗址的南面，建有一座远古式的牌楼，上书“氏族部落”四字。

我好奇地走进牌楼，只见路两边和园子内，置有一些简陋的草茅茅亭和不规则的木栅栏，地上散乱地放着些陶罐、石凳、背壶，以及烧焦的木头等器物，还有木雕、石雕的图腾，浅浅的小溪流弯来绕去，呈现出一派原始景象，为马陵山的旅游增添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马陵山树茂林密，山上有三仙湖、金斗湖、黄巢关水库等大大小小多个湖泊水库。在这些湖泊水库周围，遍布着飞瀑流泉、小桥幽径，

真是山光水色，让人流连忘返。难怪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三次临幸马陵山，并亲笔题写“第一江山”四个大字，还流传着“龙泉夜雨”的风流韵事。明代诗人吴隐有诗曰：“碧潭千尺泻潺湲，云雾氤氲接远山。夜夜五更飞片雨，居人说是龙还。”《龙泉夜雨》被编成柳琴戏，在苏北广为流传。

旧时的马陵山上，是有几座寺庙的，如五华顶上的泉潮律院、山隐寺，奶奶山上的奶奶庙等，当年都是烟火鼎盛的庙宇，后来都毁于日军的炮火中。

三仙湖北岸旧时有一个尼姑庵，改革开放后改建成了一间茶社，旁边茂林修竹，古木参天，是游人在此喝茶休息的绝佳之处。

两年前，新沂市文联在茶社门前的广场上举办过“读书煮春茶”活动，以诗歌和书法作品歌颂大好河山，邀我参加。我献上了一副对联和一首“我爱家乡的山和水”的抒情诗。广场上坐满了观赏者，一阵阵掌声在山谷湖水间回响着。

改革开放后，马陵山上新建了五花山庄，山庄周围遍植各种花木。每到春夏秋冬，桃花、樱花、梨花、桂花、银杏花争相怒放，犹如花海。山上新建的一条街市，各种店铺经营着新沂特产和特色小吃，游人熙熙攘攘。

在苏北的广阔平原上，有着马陵山这样一座风姿绰约的游览胜地，实属难得，据说每日从四面八方到此旅游和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的人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就是在疫情期间，为了防控，每天只限量接待18000人。

马陵山地处我的家乡，我对她情有独钟，曾作诗赞曰：“马陵山秀色可餐，风光宜人虚不传。到此始作精气爽，抛却凡尘作神仙。”

归去来兮

◎慧敏

喝了一晚上白茶，越喝越淡，觉得不得劲儿，换了只紫砂壶，改泡曼松，如同喝了啤酒的人兴致渐渐上来，情感浓度到这儿了，必须得来点白的才到位。过程中拖拖拉拉忙完手头工作，间隙刷到大S生前与姐妹淘的旅行综艺、和情绪巨婴的前夫参加真人秀的片段，再一次泪流满面。这是近日的第五回哭泣，还是在蛇年伊始的正月里。

我的先生大为不解，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女性落泪，超出他的理解范畴。他不知道我在二十岁出头，自卑、蒙昧又孤独的日子里，除了看电影和读书外，在百无聊赖的时刻最爱追看这对姐妹的综艺。独自吃着泡面，沉浸在她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戏谑对谈和妙趣横生的宝岛腔调中，那么鲜活耀眼的双生花照进我的生命里，虽是平行时空，女性惺惺相惜的青春和爱恨却纵横交错。

中学时租碟片，几个额头爬满青春痘的女生窝在一起追《流星花园》，忽而捧腹狂笑，忽而暴风哭泣的光景恍如昨日，笑靥如花的女主却翩然离去。她在尘世渡劫的任务已完成，属于她的人生剧本戛然而止，任流言蜚语、造谣中伤漫天飞舞。而那些看她的偶像剧和综艺节目跟踉跄跄走过青春期的女孩儿们也迎来了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人生中段，各自在真实世界里败走麦城、遗世独立。

工作后身边有很多人被网络舆论左右，在信息茧房里坐井观天，佐以各种揣测意淫，把这对姐妹花骂得体无完肤。我是一个多么怂的人啊，根本不敢站出来替她们说话，就像我自己被人误解遭人非议时，也都是选择低下头来保持缄默，然后回家自省自责。童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闭环机制就是回避，我没有正面刚的勇气。跟小S一样，我们的社交外壳是明哲保身以和为贵，是伸手不打笑脸人的躲闪、逃避以及自我PUA。

作家梁晓声关于“什么叫有文化？”有过相当透彻的解读——根植于内心的修养，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无须提醒的自觉，和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可怖的是，键盘侠们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深谙梁上君子“你在明我在暗”的自保法则，甚至举着爱国主义的旗

帜，捕风捉影乐此不疲地诟病你、谩骂你、诅咒你，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近，近到令人作呕，近到我不断想起罗曼·罗兰的那句“认识的人多了，我就更喜欢狗。”

不经他人事，遑论他人非。每个人制造口业的速度与网速齐头并进。许是你也识破了所有幻象，并接受一切幻灭，你选择了不予争辩。当然不是害怕，而是你，一个至柔、至刚、至情、至性的女子，站在更高的维度，建造了隔绝舆论的壁垒和结界。

只是如果你心里有伤，身体会替你表达。疾病也是一种语言，它记载着被我们假性遗忘的，自以为痊愈的过往的创伤。你收起心中的委屈、愤懑和不甘，依然体面美好。然而内化的伤痛如同一把匕首，刺破皮肤穿透肌肉抵达血管和神经，成为你所有病痛的源头和宿主。

心理医生告诉我：探索身体的表现，是非常有意义的跟内在小孩对话的方式。然而你把内在小孩藏得太深，只因需要你保护的人太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里，你一生扮演着勇者无惧的鸡妈妈的角色，至死不渝。

我是一个生命能量孱弱的人，精神世界里总是慕强，某种程度上大S是很多80后女性心中本自具足的“自由女神”。可是忽然有一天，冲锋陷阵的女战士不再征战、解甲归田，我们像是生活和内心的什么地方被卡住了，进退维谷。当情绪出现问题，不能视若无睹，就让它自由流淌，并观察它的去向和动因。因此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什么让我对大S的离去久久难以释怀，仿佛一个复发的隐疾，不断刺痛着我。写到这里，答案已逐渐清晰。她是一个“镜像”，是在普世价值观里的灰女思想侵蚀下勇敢长大，并在女性主义（请注意，不是女权主义，二者有本质区别）思潮中走向成熟独立包容的一代女性的“镜中我”的投射。想起一句话，让我泪中带笑。“被你改变的那部分我，代替你永远地和我站在了一起。”

听鲁豫的播客《岩中花述》，里面聊道：“有人活得广、有人活得深、有人活得长。”情爱的兰因絮果，生命的归去来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心窗片羽